

劳伦斯散文选

外国名家散文丛书



[英] 戴维·赫伯特·劳伦斯 著

劳伦斯散文选

马 澜 译

目 录

上篇 爱与生命

性爱与可爱.....	(2)
为她树立一种模式	(12)
爱	(19)
具有公鸡似的信心的女人和 具有母鸡似的信心的男人	(30)
谁也不爱我	(36)
书籍	(50)
下毗斯迦山	(58)
由一头豪猪之死引起的联想	(69)
民主	(95)
惊惶失措状态.....	(130)
漫不经心.....	(141)

下篇 萍踪断想

英国

鸟儿的啾鸣.....	(148)
诺丁汉与乡间矿区.....	(155)
死气沉沉的伦敦.....	(169)

意大利

纺纱工人和修道士.....	(174)
托斯卡纳的花.....	(193)
男人就是猎人.....	(217)
德国	
群山之中的耶稣受难像.....	(222)
墨丘利.....	(240)
寄自德国的一封信.....	(247)
墨西哥与新墨西哥	
新墨西哥.....	(254)
许许多多印第安人和一个英国人.....	(267)
刚刚看罢蛇舞归来——令人疲倦极了.....	(282)
科拉斯敏和鹦鹉.....	(288)
来一点儿加柠檬的威士忌.....	(300)
译后记.....	(305)

上篇

爱与生命

性爱与可爱

真可惜，性爱是个不中听的词儿。这是个丑陋的、没有什么份量的单词，几乎简直令人不好理解。性爱归根到底意味着什么？对这个问题我们如果想得越多，我们就会反而懂得越少了。

科学说，性爱是一种天性。但是，天性是什么？天性显然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古老而又古老的脾性。然而，任何一种脾性不论多么古老总有一个开端。性爱无论如何是没有开端的。什么地方有生命什么地方就有性爱。因此，性爱并不是一种“脾性”，因为脾性总有一个形成的过程。

人们在谈论性爱的时候还把它当作一种欲望，就好象性爱与食欲是类似似的。性爱是一种欲望，可为的又是什么？是为了繁衍后代而产生的一种欲望？这简直荒诞已极。人们说，雄孔雀之所以要披上漂亮的羽毛为的是好在雌孔雀面前大事炫耀以满足他繁衍后代的欲望。但是，为什么雌孔雀就不披上漂亮的羽毛在雄孔雀面前炫耀以满足她的繁殖欲？毫无疑问，雄孔雀跟雌孔雀一样，是具有强烈的下蛋和孵雏的欲望的。我们无法相信雌孔雀在性的要求上会如此冷淡，以至非

得让光彩夺目的蓝色羽毛来加以刺激不可。天地间根本就没有这样一回事儿。

就说我吧，我就从来没有看见雌孔雀对其主儿身上青铜色和蓝色的壮丽多么在意。我就不相信她是看见了这种壮丽的。我片刻也不会相信对于青铜色、蓝色、褐色或绿色她能够清清楚楚地加以区分。

如果说我看见过雌孔雀会神魂颠倒地注意到她主儿身上的壮丽，那我也许会相信雄孔雀之所以要披上一身羽毛是为了对雌孔雀进行“吸引”。但是，雌孔雀从来也不好好地看他。只有在雄孔雀象树丛中刮起一阵风暴似地向雌孔雀抖开他全身羽毛的时候她才会看起来显得有点装模作样。只有在这样的的时候，雌孔雀才会偶尔注意到他的风采的。

以上这些关于性爱的理论实在令人惊异。雄孔雀身上披着的壮丽竟然是为了从来也不会看他一眼的、生有一双又大又明亮的眼睛的雌孔雀。想想看，一位科学家竟然会天真到这样的程度，以至相信雌孔雀会对雄孔雀身上的色彩和图案具有极为深刻的鉴赏力。雌孔雀该具有多么高深的审美素养！

夜莺歌唱是为了吸引雌夜莺。可当求爱和蜜月已成过去，当雌夜莺对他已经根本不再关心而将注意力全部集中到幼鸟身上的时候他却仍然在唱他的最好听的歌，想想吧，这种说法该有多奇特。不过，假使说他歌唱并不是为了吸引雌夜莺，那也总该是为了使雌夜莺在孵卵的时候感到愉快，是为了让雌夜莺能取取乐子吧。

这样的理论该有多可爱，又何等天真啊！然而，在这些理论的背后总存在着某种隐藏着的目的性。在这种种关于性

爱的理论的背后反正都存在着秘而不宣的目的性，这是万变不离其宗的。也正是这种目的性，才会使美的神秘性得以被否定和被清除。

美是有神秘性的，你既不能把美当作食品来吃，也不可能用它来织出绒布。于是，科学说，美仅仅是一种目的在于把雌的弄到手、引诱她去繁衍后代的把戏。这种说法太天真了。就好似雌的总需要被引诱似的。可她甚至在黑暗中也可以繁殖——请问：在这样的情况下，美这个玩意儿又究竟是在什么地方在起作用的？

科学对美怀有一种神秘的嫉恨情绪，因为对于因果关系这样一根链条来说，美是对不上号的。社会对性爱相当仇恨，因为对那些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来说，性爱对于赚取金钱的如意算盘总要起相当的干扰作用。这样一来，两种嫉恨情绪结合在一起，就使性爱和美成为仅仅是为了繁衍后代而产生的欲望。

性爱与美是同一个东西，象火之于焰一样。你仇恨性爱必然会仇恨美。如果你爱活生生的美，那你就会对性爱持尊重的态度。当然，一个人是可以既喜爱陈旧的、已经死亡了的美但同时又仇恨性爱的。但是，为了能做到喜爱活的美，你就必须对性爱打心眼里表示尊重。

象生命之于意识一样，性爱与美不可分割。智慧同性爱以及美始终是联系在一起的，智慧是从性爱与美产生，智慧其实就是直觉。我们文明的巨大灾难就在于对性爱存在着病态的仇恨情绪。比如说，还有什么比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对性爱所表现出来的病态仇恨情绪更具毒害性呢？——对

美，对“富有生命力的”美，他的这种学说同样具有病态的恐惧，这只会使我们出自直觉的聪明才智以至自觉的本身因而萎缩。

现代男人和女人精神上的严重疾患在于出自直觉的聪明才智是处在病态的、衰退的条件之下。整个生命世界我们是能够凭直觉，而且是仅凭直觉就能够加以认识，加以欣赏的。但是我们却失去了直感，这是因为：对于性爱和美，也就是对于凭直觉来生活和自由自在的动物与植物所享有的如此令人钦羡的漫不经心、满不在乎的泉源，我们所持的态度是摒弃的。

性爱是根，直觉是叶，美是花朵。为什么二十来岁的女人会显得可爱（如果情况是这样的话）？这是因为：到了这样的年纪性爱就会在她的脸上温柔地呈现，就象在一株矮矮的蔷薇树上，到了这样的时候，蔷薇花儿就要绽开似的。

所谓魅力其实就是美的魅力。只要可能，我们总想对魅力加以摒弃。我们老想使美显得肤浅和毫无价值。然而性爱的魅力其实不外就是美的魅力而已。

美是我们极其无知和因而简直说不清楚的一种事物。我们总以为美是某种固定的搭配：直鼻，大眼，等等。我们总以为一个可爱的女人应当长得象基什，一个英俊的男子应当长得象瓦伦蒂诺。我们的想法就是如此。

美国著名电影女演员，1896年生。

美国默片时代的著名男演员，其生卒年代为1895—1926，二十年代曾经红极一时。

可在实际生活中，我们的表现却迥然不同。我们说，“她长得很美，但我一点儿也不把她往心里放。”这表明：我们完全用错了美这个词儿。我们应当说，“在她的身上具有美的僵化的属性。可是，在我的眼里，她是不漂亮的。”

美并不是其他而是一种体验。美既不是一种固定的模式，也不是面貌上的某种安排。美是感受到的某种东西，是一种激情，是一种可以相互沟通的关于美好的概念。使我们深深感到苦恼的是我们的美的意识已经受到严重的挫伤并因而变得十分迟钝，于是，对于一切最美好的东西，我们往往会失之交臂。

就拿电影来说吧——卓别林的那一张稀奇古怪的脸就比瓦伦蒂诺的脸更具本质的美。在卓别林的眉眼之间就有着真正的美，闪现着某种纯洁和真实。

但是，我们的美的意识却深受挫伤并因而变得极为迟钝。我们看不见美，即使看见了，我们也并不认识。我们所能看见的仅仅是那种显眼的、瓦伦蒂诺式的所谓的美。他的这种美只能使人产生愉悦感，因为这种美可以使某些平庸的、陈旧的关于美的观念得到满足。

但是，连最普通的人也可以让人觉着漂亮，也可能确实漂亮。这只需要性爱之火来巧妙地将一张丑陋的脸变为一张可爱的脸。美的意识可以转化。这完全是基于性爱的魅力。

反过来说，再也没有谁会比一个非常标致的女人更加令人感到讨厌。美既然所关系到的是体验而不是什么具体的形态，所以世界上就有可能没有一个人会象一个非常标致的女人那样难看。一旦性爱的激情从她的身上消失，一旦她的举

止冷漠得令人感到可厌，那她让人看起来就一定会觉着非常难看，她的漂亮的外表也就会反而显得糟糕透顶。

什么是性爱？我们对它并不了解。但是，它总应当是某种性质的火。性爱从来能够使彼此间关于温暖和激情的意识相互沟通。而一旦这种激情转化为纯洁的光芒，对于美的意识，我们也就可以感觉到了。

然而，彼此间温暖与激情的相互传递恰恰是基于真实存在着的性爱的要求。在我们所有人的身上，性爱之火都潜藏着；或者说，在我们所有人的内心，都燃烧着性爱之火。即使我们活到 90 岁性爱之火也仍然存在。或者还不如这么说吧，一旦这内心之火归于熄灭我们就会变成一具具活尸。不幸的是，在我们这个世界上，活着的尸体已经变得越来越多了。

没有一样东西会比一个内心性爱之火已经熄灭的人更加丑陋。如果情况如此，这个人就会成为一个人人都想敬而远之的、可厌的、象是用粘土捏成的动物。

但是，只要我们还真正地活着，爱情之火就会慢慢地或是熊熊地燃烧。青年时代它闪烁，它发光；年纪大了一些它会变得比较柔和、宁静但依然存在。我们会对它略加控制，但我们只能是对它部分地加以控制。社会为什么会仇恨它，这就是理由。

只要它，也就是作为美与愤怒之源的性爱之火还没有熄灭它就会超乎我们的理解在我们的内心燃烧。它一如真实的火，只要它还存在，那么，假使我们不加小心而触摸到它，它就会把我们的指头儿烧痛。有一定社会地位的只求“安稳”，

于是就对性爱之火嫉之如仇。

幸运的是，能够成功地变为那种仅仅是有社会地位的人为数不会很多。老亚当之火会在人的内心暂时被压抑。但火的特性之一就在于它总想燃烧。此处的性爱之火会点燃彼处的性爱之火。它既可能仅仅由徐徐燃烧变为柔和的火焰，也可能会令人联想起光的强烈闪烁。再不然，它会形成烈焰，烈焰继之以烈焰，于是，它会发出耀眼的光芒。

性爱之火如果能充分燃烧，它就会在什么地方或什么人的身上引起反响。也许，它仅仅会激起温暖感和乐观主义的意念。这时候你会说，“我喜欢那个姑娘，她可真好。”也许，它会点燃激情，会使我们这个世界令人看起来觉着更加光明，会使人生变得更加美好。这时候你会说，“她是一个有吸引力的女人。我喜欢她。”

也许，在她身上燃起的火焰在点燃整个宇宙以前会首先在她的脸上燃烧，这时候你会说，“她是个可爱的女人。对我来说，她太可爱了。”

能够让人产生真实的可爱感的女人是相当稀罕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可爱的女人必须是天生的佳丽。我们适才这样说，只不过是将其当作我们自己对美的理解十分可怜、深受损伤和极为迟钝的遁词罢了。世界上象迪亚娜和兰特里夫人或任何一个著名的美人儿那样好看的女人何止成千上万。在今天，世上绝色的女人何止成千上万。但是，可爱的女人却何

迪亚娜是十六世纪法王亨利二世的情妇；兰特里夫人是十九世纪下半叶英国著名女演员和美人。

等稀少！

那么理由又在哪里呢？这就在于在这些女人的身上缺少性爱的魅力。一个长得好看的女人只有在她身上的性爱之火在她的内心变得纯洁和美好，只有当她的脸上闪耀出光辉并触动了我的内心之火，只有在这样的时刻，她才会变得令人感到可爱的。

只有在这样的时刻她在我的心目中才会是一个可爱的女人，只有在这样的时刻她才不仅仅是一张某一个人的照片而是作为一个可爱的女人依存于一个活的肉身。一个可爱的女人非常可爱！可是，在这个充满异常标致的姑娘和妇人的世界上，可爱的女人却竟然少得出奇啊！

标致，好看；但不可爱，不美。标致好看的女人是有一副好长相和一头好头发的女人。而一个可爱的女人却是一种体验。这个问题关系到可以相互传递的火。在我们贫乏的、受到损害的现代表达方式中，这是一个与性爱的要求有关的问题。性爱的要求即使是对迪亚娜以至在那些美好的时刻对一个人的妻子来说也可以适用——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这样的表达方法其本身就是一种亵渎，一种诋毁。当然，在现在，可爱之火已经为性爱的要求这样一种概念所取代。这两者现在已经成了一种东西，而依我看，这两者所处的水平却是大有区别的。

企业家漂亮的、忠心耿耿的女秘书之所以从主要方面来看仍有价值就是因为在她的身上有着性爱的魅力存在。不过这一丝一毫也不包含“永恒的关系”这样一层含义。

即使是在今天，一个生性稍稍有点慷慨的姑娘在一个男

人愿意接受她的帮助的时候也喜欢那种她正在予一个男人以帮助的感觉。而这种使他一定会接受她的帮助的欲望，其产生也是基于存在在她身上的性爱的魅力。这是一股真实的火，如果说其温度还仅仅是非常一般的。

不仅如此，这还可以使“企业”世界能保持活力。也可以这样说，如果不是因为女秘书在企业家的写字间里被录用，这位企业家现在大约已经彻底垮台了吧。她在她自己的心中燃起神圣之火并将之传递给她的东家，这样一来，他就会感觉到能量与乐观主义之流有所增加，于是——生意买卖也就兴隆起来。

当然，性爱的魅力还有另外的一面。它有可能给它所吸引的对象带来毁灭。一个女人对某些可怜虫施展她身上性爱的魅力如果是另有企图那么这个可怜虫倒霉的时刻就会来到。但是，现在它的这一面实在未免劳累得过份了一些，这样一来，它就不象过去那样富于危险性了。

在巴尔扎克的笔下，具有性爱魅力的名妓曾经毁了许多男人，不过现在的情况可不象从前那样顺当。现在的男人比过去狡猾得多。如今的男人即使是对最容易动感情的、最善于勾引男人的荡妇也会感到讨厌。事实上，今天的男人只要一接触到女性性爱的魅力就会倾向于这样来想：情况大约不无可疑。

对于转瞬即逝的生命之火来说，性爱的魅力或要求居然仅仅是一个肮脏的名称，这未免太令人感到遗憾了。没有一个男人会象在某个女人在他的血管里点燃星星之火的时候工作得那样出色和那样漂亮。一个女人有可能私下陷在情网里

达半个世纪之久却连她自己也意识不到。但是，一个女人如果不是在爱，那么，在她做家务活的时候，她是绝对体验不到真正的欢乐的。

只要我们的文明能教会我们如何让性爱的要求正确地、有力地流动，只要我们的文明能教会我们如何使性爱之火清晰可见、富有活力并让它以不同的力度与相互感染力来燃烧，来放出光芒，来燃起烈焰，那么，我们，也就是我们所有的人就会都生活在爱里，这也就是说，我们应当在各个方面和对一切都满怀兴趣和激情……

然而，在我们现在的生活中，死灰却未免太多了吧。

写于 1928 年。1928 年 11 月 25 日发表在《星期日电讯报》上。1929 年收入《名利场》。1930 年收入《文章类纂》。

为她树立一种模式

真正使女人们感到苦恼的是她们总得象她们素来那样不断使自己适应男人们提出的关于妇女的理论。一个女人如果不折不扣地是她自己，她就非得是她这种类型的男人希望她成为的女人。一个女人如果会歇斯底里，那是因为她不清楚她应当怎样办，不清楚她应当遵循怎样一种模式，不清楚究竟应声怎样才可以达到男人心目中对妇女形象所提的要求。

世上的男人很多，男性关于女人应当怎样怎样的理论自然也很多。然而，世上的男人对事物总有一种喜欢加以归类的倾向，因此，关于妇女的理论或“理想”就总是按类型产生而不是基于个别。那些生性贪婪的大人先生们，也就是那些古罗马人，他们创立了与他们的财产欲非常相适应的关于妇女的“观念”或理论。“恺撒之妻必须完全无可怀疑。”这样一来，恺撒之妻就自然要做到凡事绝对经得住信任，尽管恺撒的为人是非常令人怀疑的。后来，尼禄似的爷们创立了女人应当“忠实”的学说，于是，打那以后，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妇女就一个个够忠实的了。等到但丁出来，与之俱来的是纯洁的、无与伦比的比阿特里斯，于是，在长达几个世纪的时间里，纯洁的、无与伦比的比阿特里斯就不可一世、自

高自大起来。文艺复兴时期发现了才女，有学问的才女于是就轻重有节地嗡嗡价响，进入了诗文的园地。狄更斯发明了年轻的娇妻，此后，年轻的娇妻简直在世上充斥。不过他也从他的口袋里掏出过狄更斯版的纯洁的、无与伦比的比阿特里斯，这就是纯洁的、已届结婚年龄的阿格尼斯。乔治·艾略特模仿这一模式，这一模式因而被肯定。这样一来，到处都是高尚的女人、纯洁的配偶和富于献身精神的母亲，她们只能辛苦到死。我们自己可怜的母亲就是屈于这样一种类型。我们这些比较年轻的男人一想起我们高尚的母亲就不免有些害怕，所以我们又倾向于回复到年轻的娇妻时代。我们这些人不善于发明创造。我们新增添的色彩只不过是年轻的娇妻应当是一个有点孩子气的小玩意。青年男子对真正的女性肯定存在着恐惧情绪。她的份量非常危险。她象大卫的多拉一样过于不干净。这怎么行呢！所以还是以让她是一个孩子气十足的小东西为好，这样保险一些。于是，她就当上了一个孩子气十足的小玩意。

当然还有其他种种类型。干练的男人提出干练女人的观念。医生提出能干的护士。企业家提出能干的秘书。因此，你可以看到有各种类型。假如你有这种意愿，你甚至还可以要求妇女具有男性的荣誉感，尽管荣誉感在量度上非常神秘。

男人们还永远怀有一种见不得人、说不得出口的观念——这就是娼妓。世上有许多女人在把这种观念付诸行动，因为这正是男士们对她们的要求。

所以说，可怜的女人，她抵挡不住加在她身上的命运。但这并不是因为她没有意志——不，她有意志。男人有的东西